舊唐書/卷1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五十九 ◄

舊唐書
列傳第六十　李光弼　王思礼　邓景山　辛云京

► 列傳第六十一

李光弼　王思礼　邓景山　辛云京

李光弼

李光弼，營州柳城人。其先，契丹之酋長。父楷洛，開元初，左羽林將軍同正、朔方節度副使，封薊國公，以驍果聞。光弼幼持節行，善騎射，能讀班氏《漢書》。少從戎，嚴毅有大略，起家左衛郎。丁父憂，終喪不入妻室。

天寶初，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、朔方都虞候。五載，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為兵馬使，充赤水軍使。忠嗣遇之甚厚，常云：「光弼必居我位。」邊上稱為名將。八載，充節度副使，封薊郡公。十一載，拜單於副使都護。十三載，朔方節度安思順奏為副使、知留後事。思順愛其材，欲妻之，光弼稱疾辭官。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，得還京師。祿山之亂，封常清、高仙芝戰敗，斬於潼關。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。尋命郭子儀為朔方節度，收兵河西。玄宗眷求良將，委以河北、河東之事，以問子儀，子儀薦光弼堪當閫寄。十五載正月，以光弼為雲中太守，攝御史大夫，充河東節度副使、知節度事。二月，轉魏郡太守、河北道采訪使，以朔方兵五千會郭子儀軍，東下井陘，收常山郡。賊將史思明以卒數萬來援常山，追擊破之，進收槁城等十餘縣，南攻趙郡。三月八日，光弼兼范陽長史、河北節度使，拔趙郡。自祿山反，常山為戰場，死人蔽野，光弼酹其屍而哭之，為賊幽閉者出之，誓平寇難，以慰其心。六月，與賊將蔡希德、史思明、尹子奇戰於常山郡之嘉山，大破賊黨，斬首萬計，生擒四千。思明露發跣足，奔於博陵。河北歸順者

十餘郡。

光弼以范陽祿山之巢穴，將先斷之，使將絕根本。會哥舒翰潼關失守，玄宗幸蜀，人心驚駭。肅宗理兵於靈武，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、子儀赴行在，授光弼戶部尚書，兼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以景城、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。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，詔御史崔眾交兵於河東。眾侮易承業，或裹甲持槍，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。光弼聞之素不平。至是，交眾兵於光弼。眾以麾下來，光弼出迎，旌旗相接而不避。光弼怒其無禮，又不即次兵，令收系之。頃中使至，除眾御史中丞，懷其敕問眾所在。光弼曰：「眾有罪，系之矣！」中使以敕示光弼，光弼曰：「今只斬侍御史；若宣制命，即斬中丞；若拜宰相，亦斬宰相。」中使懼，遂寢之而還。翌日，以兵仗圍眾，至碑堂下斬之，威震三軍。命其親屬吊之。

二年，賊將史思明、蔡希德、高秀巖、牛廷玠等四偽帥率眾十餘萬來攻太原。光弼經河北苦戰，精兵盡赴朔方，麾下皆烏合之眾，不滿萬人。思明謂諸將曰：「光弼之兵寡弱，可屈指而取太原，鼓行而西，圖河隴、朔方，無後顧矣！」光弼所部將士聞之皆懼，議欲修城以待之，光弼曰：「城周四十里，賊垂至，今興功役，是未見敵而自疲矣。」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。作塹數十萬，眾莫知所用。及賊攻城於外，光弼即令增壘於內，環輒補之。賊城外詬詈戲侮者，光弼令穿地道，一夕而擒之，自此賊將行皆視地，不敢逼城。強弩發石以擊之，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。城中長幼鹹伏其勤智，懦兵增氣而皆欲出戰。史思明揣知之，先歸，留蔡希德等攻之。月餘，我怒而寇怠，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，大破之，斬首七萬餘級，軍資器械一皆委棄。賊始至及遁，五十餘日，光弼設小幕，宿於城東南隅，有急即應，行過府門，未嘗回顧。賊退三日，決軍事畢，始歸府第。轉檢校司徒，收清夷、橫野等軍，擒賊將李弘義以歸。詔曰：「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司徒、兼戶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兼御史大夫、鴻臚卿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東節度副大使、薊國公光弼，全德挺生，英才間出，幹城禦侮，坐甲安邊。可守司空、兼兵部尚書、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進封魏國公，食實封八百戶。」

乾元元年，與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入朝，敕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謁。遷侍中，改封鄭國公。二年七月，制曰：「元帥之任，實屬於師貞；左軍之先，諒資於邦傑。自非道申啟沃，學富韜鈐，則何以翊分閫而專征，膺鑿門而受律。求諸將相，允得其人。司空、兼侍中、鄭國公光弼，器識弘遠，誌懷沈毅，蘊孫、吳之略，有文武之材。往屬艱難，備彰忠勇，協風雲而經始，保宗社於阽危。由是出備長城，入扶大廈，茂功懸於日月，嘉績被於巖廊。屬殘寇猶虞，總戎有命，用擇惟賢之佐，式弘建親之典。必能緝寧邦國，協贊天人，

誓於丹浦之師，剿彼綠林之盜。載明朝獎，爰籍舊勛。宜副出車之命，仍踐分麾之寵。為天下兵馬元帥趙王系之副，知節度行營事。」八月，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，餘如故。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，拔有日矣。史思明自范陽來救，屬絕糧道，光弼身先士卒，苦戰勝之。屬大風晦冥，諸將引眾而退，所在剽掠，唯光弼所部不散。東京留守崔圓、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，郭於儀率眾屯於谷水。史思明因殺安慶緒，即偽位，縱兵河南。加光弼太尉、兼中書令，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、兵馬副元帥，以東師委之。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，懼光弼之令，與諸將頗有異議，欲逗留其眾。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，用濟單騎迎謁，即斬於轅門。諸將懾伏，都兵馬使仆固懷恩先期而至。

初，光弼次汴州，聞思明悉眾且至，謂許叔冀曰：「大夫能守此城浹旬，我必將兵來救。」叔冀曰：「諾。」光弼還東京，思明至汴，叔冀與戰不利，遂與董秦、梁浦、劉從諫率眾降思明。賊勢甚熾，遣梁浦、劉從諫、田神功等將兵徇江淮，謂之曰：「收得其地，每人貢兩船玉帛。」思明乘勝而西。光弼整眾徐行，至洛，謂留守韋陟曰：「賊乘鄴下之勝，再犯王畿，按甲以挫其鋒，不利速戰。洛城非禦備之所，公計若何？」陟曰：「加兵陝州，退守潼關，據險以待之，足挫其銳矣！」光弼曰：「此蓋兵家常勢，非用奇之策也。夫兩軍相寇，貴進尺寸之間耳。今委五百里而不顧，是張賊勢也。若移軍河陽，北阻澤潞、三城以抗，勝則擒之，敗則自守，表裏相應，使賊不敢西侵，此則猿臂之勢也。夫辨朝廷之禮，光弼不如公；論軍旅之事，公不如光弼。」陟無以應。判官韋損曰：「東京帝宅，侍中何不守之？」光弼曰：「若守洛城，汜水、崤嶺皆須人守，子為兵馬判官，能守之乎？」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並留司官、坊市居人，出城避寇，空其城，率軍士運油鐵諸物，以為戰守之備。時史思明已至偃師，光弼悉軍赴河陽。賊已至洛城，光弼軍方至石橋。日暮，令秉炬徐行，與賊相隨，而不敢來犯。乙夜，入河陽三城。排閱守備，號令嚴明，與士卒同甘苦，鹹誓力戰。賊憚光弼威略，頓兵白馬寺，南不出百里，西不敢犯宮闕，於河陽南築月城，掘壕以拒光弼。十月，賊攻城。於中潬城西大破逆黨五千餘眾，斬首千餘級，生擒五百餘人，溺死者大半。

初，光弼謂李抱玉曰：「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？」抱玉曰：「過期若何？」光弼曰：「過期而救不至，任棄也。」抱玉稟命，勒兵守南城，將陷，抱玉紿賊曰：「吾糧盡，明日當降。」賊眾大喜，斂軍以俟之。抱玉復得繕完設備，明日，堅壁請戰。賊怒見欺，急攻之。抱玉出奇兵，表裏夾擊，殺傷甚眾，賊帥周摯領軍而退。光弼自將於中潬城，城外置柵，柵外大掘塹，闊二丈，深亦如之。周摯舍南城，並力攻中潬。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。光弼於城東北角樹小紅旗，下望賊軍。賊恃眾直逼其城，以

車二乘載木鵝、蒙沖、鬥樓、橦車隨其後，督兵填城下塹，三面各八道過其兵，又當塹開柵，各置一門。光弼遙望賊逼城，使人語荔非元禮曰：「中丞看賊填塹開柵過兵，居然不顧，何也？」元禮報曰：「太尉擬守乎，擬戰乎？」光弼曰：「戰。」元禮曰：「若戰，賊為我填塹，復何嫌也！」光弼曰：「吾智不及公，公其勉之！」元禮俟柵開，率其勇敢出戰，一逼賊軍，退走數百步。元禮料敵陣堅，雖出處馳突，不足破賊，收軍稍退，以怠其寇而攻之。光弼望見收軍，大怒，使人喚元禮，欲按軍令。元禮曰：「戰正忙，喚作何物？」良久，令軍中鼓噪出柵門，徒搏齊進，賊大潰。

周摯復整軍押北城而下，將攻之。光弼遽率眾入北城，登城望曰：「彼雖眾，亂而囂，不足懼也。當為公等日午而破之。」命出將戰。及期，不決，謂諸將曰：「向來戰，何處最堅而難犯？」或曰：「西北角。」遽命郝玉曰：「爾往擊之。」玉曰：「玉，步卒也，請騎軍五百翼之。」光弼與之三百。又問：「何處最堅？」曰：「東南隅。」即命論惟貞以所部往擊之。對曰：「貞，蕃將也，不知步戰，請鐵騎三百。」與之百。光弼又出賜馬四十匹分給，且令之曰：「爾等望吾旗而戰，若麾旗緩，任爾觀望便宜；吾旗連麾三至地，則萬眾齊入，生死以之，少退者斬無舍。」玉策馬赴賊，有一人將援槍刺賊，洞馬腹，連刺數人；一人逢賊，不戰而退。光弼召不戰者斬，賞援槍者絹五百疋。須臾，郝玉奔歸。光弼望之，驚曰：「郝玉退，吾事危矣。」命左右取玉頭來。玉見使者曰：「馬中箭，非敢敗也。」使者馳報，光弼令換馬遣之。玉換馬復入，決死而前。光弼連麾，三軍望旗俱進，聲動天地，一鼓而賊大潰，斬萬餘級，生擒八千餘人，軍資器械糧儲數萬計，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、李秦授、周摯。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。思明不知摯等敗，尚攻南城。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，殺數十人以威之，餘眾懼，投河赴南岸，光弼皆斬之。初，光弼將戰，謂左右曰：「戰，危事，勝負系之。光弼位為三公，不可死於賊手，苟事之不捷，繼之以死。」及是擊賊，常納短刀於靴中，有決死之誌，城上面西拜舞，三軍感動。賊既敗走，光弼收懷州，思明來救，迎擊於沁水之上，又敗之。城將安太清極力拒守，月餘不下。光弼令仆固懷恩、郝玉由地道而入，得其軍號，乃登陴大呼，我師同登，城遂拔。生擒安太清、周摯、楊希文等，送於闕下，即日懷州平。以功進爵臨淮郡王，累加實封至一千五百戶。

觀軍容使魚朝恩屢言賊可滅之狀，朝旨令光弼速收東都。光弼屢表：「賊鋒尚銳，請候時而動，不可輕進。」仆固懷恩又害光弼之功，潛附朝恩，言賊可滅。由是中使督戰，光弼不獲已，進軍列陣於北邙山下。賊悉精銳來戰，光弼敗績，軍資器械並為賊所有。時李抱玉亦棄河陽，光弼渡河保聞喜。朝旨以懷恩異同致敗，優詔征之。光弼自河中入朝，抗表請罪，詔釋之。光弼懇讓太尉，遂加開府儀同三司、侍中、河南尹、行營節度

使；俄復拜太尉，充河南、淮南、山南東道、荊南等副元帥，侍中如故，出鎮臨淮。史朝義乘邙山之勝，寇申、光等十三州，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。將士皆懼，請南保揚州，光弼徑赴徐州以鎮之，遣田神功擊敗之。浙東賊首袁晁攻剽郡縣，浙東大亂。光弼分兵除討，克定江左，人心乃安。

初，光弼將止臨淮，在道舁疾而行。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，光弼兵少，請保潤州以避其鋒。光弼曰：「朝廷寄安危於我，今賊雖強，未測吾眾寡，若出其不意，當自退矣。」遂徑往泗州。光弼未至河南也，田神功平劉展後，逗留於揚府，尚衡、殷仲卿相攻於兗、鄆、來瑱旅拒於襄陽，朝廷患之。及光弼輕騎至徐州，史朝義退走，田神功遽歸河南，尚衡、殷仲卿、來瑱皆懼其威名，相繼赴闕。寶應元年，進封臨淮王，賜鐵券，圖形淩煙閣。

廣德初，吐蕃入寇京畿，代宗詔征天下兵。光弼與程元振不協，遷延不至。十月，西戎犯京師，代宗幸陝。朝廷方倚光弼為援，恐成嫌疑，數詔問其母。吐蕃退，乃除光弼東都留守，以察其去就。光弼伺知之，辭以久待敕不至，且歸徐州，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。代宗還京，二年正月，遣中使往宣慰。光弼母在河中，密詔子儀輿歸京師。其弟光進，與李輔國同掌禁兵，委以心膂。至是，以光進為太子太保、兼御史大夫、涼國公、渭北節度使，上遇之益厚。

光弼御軍嚴肅，天下服其威名，每申號令，諸將不敢仰視。及懼朝恩之害，不敢入朝，田神功等皆不稟命，因愧恥成疾，遣衙將孫珍奉遺表自陳。廣德二年七月，薨於徐州，時年五十七。輟朝三日，贈太保，謚曰武穆。光弼既疾亟，將吏問以後事，曰：「吾久在軍中，不得就養，既為不孝子，夫復何言！」因取已封絹布各三千疋、錢三千貫文分給將士。部下護喪柩還京師。代宗遣中官開府魚朝恩吊問其母於私第，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。十一月，葬於三原，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。母李氏，有須數十莖，長五六寸，以子貴，封韓國太夫人，二子皆節制一品。光弼十年間三入朝，與弟光進在京師，雖與光弼異母，性亦孝悌，雙旌在門，鼎味就養，甲第並開，往來追歡，極一時之榮。

王思禮

王思禮，營州城傍高麗人也。父虔威，為朔方軍將，以習戰聞。思禮少習戎旅，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，與哥舒翰對為押衙。及翰為隴右節度使，思禮與中郎周泌為翰押衙，

以拔石堡城功，除右金吾衛將軍，充關西兵馬使，兼河源軍使。十一載，加雲麾將軍。十二載，翰征九曲，思禮後期，欲引斬之，續使命釋之。思禮徐言曰：「斬則斬，卻喚何物？」諸將皆壯之。十三年，吐蕃蘇毗王款塞，詔翰至磨環川應接之。思禮墜馬損腳，翰謂中使李大宜曰：「思禮既損腳，更欲何之？」

十四載六月，加金城太守。祿山反，哥舒翰為元帥，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，兼太常卿同正員，充元帥府馬軍都將，每事獨與思禮決之。十五載二月，思禮白翰謀殺安思順父元貞，於紙隔上密語翰，請抗表誅楊國忠，翰不應。復請以三十騎劫之，橫馱來潼關殺之，翰曰：「此乃翰反，何預祿山事。」六月，潼關失守，思禮西赴行在，至安化郡。思禮與呂崇賁、李承光並引於灋下，責以不能堅守，並從軍令。或救之可收後效，遂斬承光而釋思禮、崇賁，與房琯為副使。便橋之戰又不利，除為關內節度使。尋遣守武功。賊將安守忠及李歸仁、安泰清來戰，思禮以其眾退守扶風。賊兵分至大和關，去鳳翔五十里。王師大駭，鳳翔戒嚴，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，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書其名，乃止。遂命司徒郭子儀以朔方之眾擊之而退。至德二年九月，思禮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，既破賊，思禮領兵先入景清宮。又從子儀戰陝城、曲沃、新店，賊軍繼敗，收東京。思禮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眾，器械山積，牛馬萬計。遷戶部尚書、霍國公，食實封三百戶。乾元二年，與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。思禮領關內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、馬軍八千，大軍潰，唯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。及光弼鎮河陽，制以思禮為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東節度使、兼御史大夫，貯軍糧百萬，器械精銳。尋加守司空。自武德已來，三公不居宰輔，唯思禮而已。

上元二年四月，以疾薨，輟朝一日，贈太尉，謚曰武烈，命鴻臚卿監護喪事。思禮長於支計，短於用兵，然立法嚴整，士卒不敢犯，時議稱之。

鄧景山

鄧景山，曹州人也。文吏見稱。天寶中，自大理評事至監察御史。至德初，擢拜青齊節度使，遷揚州長史、淮南節度。為政簡肅，聞於朝廷。居職四年，會劉展作亂，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。神功至揚州，大掠居人資產，鞭笞發掘略盡，商胡大食、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。

上元二年十月，追入朝，拜尚書左丞。太原尹、北京留守王思禮軍儲豐實，其外又別積米萬石，奏請割其半送京師。屬思禮薨，以管崇嗣代之，委任左右，失於寬緩，數月之

間，費散殆盡，唯存陳爛萬餘石。上聞之，即日召景山代崇嗣。及至太原，以鎮撫紀綱為己任，檢覆軍吏隱沒者，眾懼。有一偏將抵罪當死，諸將各請贖其罪，景山不許；其弟請以身代其兄，又不許；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，景山許其減死。眾鹹怒，謂景山曰：「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？」軍眾憤怒，遂殺景山。上以景山統馭失所，不復驗其罪，遣使諭之。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、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，從之。

辛雲京

辛雲京者，河西之大族也。代掌戎旅，兄弟數人，並以將帥知名。雲京有膽略，志氣剛決，不畏強禦，每在戎行，以擒生斬馘為務。累建勛勞，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、代州刺史。鄧景山統馭失所，為軍士所殺，請雲京為節度使，因授兼太原尹，以北門委之。雲京質性沈毅，部下有犯令者，不貸絲毫，其賞功效亦如之，故三軍整肅。回紇恃舊勛，每入漢界，必肆狼貪。至太原，雲京以戎狄之道待之，虜畏雲京，不敢惕息。數年間，太原大理，無烽警之虞。累加檢校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大歷三年八月庚午薨，上追悼發哀，為之流涕，冊贈太尉，輟朝三日，謚曰忠獻。後宰臣子儀、元載等見上，言及雲京，泫然久之。十一月葬，命中使吊祭。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祭者凡七十餘幄。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凡言將者，以孫、吳、韓、白為首。如光弼至性居喪，人子之情顯矣；雄才出將，軍旅之政肅然。以奇用兵，以少敗眾，將今比古，詢事考言，彼四子者，或有慚德。邙山之敗，閫外之權不專；徐州之留，郡側之人伺隙。失律之尤雖免，匪躬之義或虧，令名不全，良可惜也。然閫外之事，君側之人，得不慎諸？思禮法令嚴整，儲廩豐盈，節制之才，固不易得。景山始以文吏，或有虛名。仗鉞揚州，召匪人而劫掠士庶；分茅並部，持小法而全昧機權。貴馬賤人，眾怒身死，宜哉！雲京賞善懲惡，靜亂安邊，功著軍中，寵加身後，不亦美歟！

贊曰：光弼雄名，思禮刑清。始致亂者鄧景山，何以救之辛雲京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